村庄的脉络

□ 陆肖鸣

往城市里走的人越来越多，曾经山清水秀的村庄，越来越凋敝，越来越少人迹。静寂的村庄，缓慢地游走着，携带着许多人的记忆，走在时光里。在刘亮程的《一个人的村庄》里，我看到了村庄的寂寞、衰老，也看到村庄的努力生长与延伸。

庄户人家里圈养着的牲畜，村庄上空掠过的飞鸟，吹过村口凛冽的风，田边呢喃的草虫，家养的狗与猫，墙角的蚂蚁，站着的榆树……在每一个生活在村庄里的人心上都刻着深深浅浅的印记。

寂寥，是村庄在苍穹下的姿势。“在这地方人咳嗽一声、牛哞一声、狗吠虫鸣，都能听见来自远方的回声。每个人、每件事物，都会看见自己的影子在阳光下缓缓伸长，伸到看不见的遥远处，再慢慢返回到自己脚跟。”对一切事物无动于衷，漫不经心，是村庄的宿命，正如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躬耕不辍是农民的宿命一般，一切都自然得如同自西向东流动的河水般无需辩驳。

村庄里已经没有多少户人家，到处都是空着的房子，到处是荒芜的耕地，牲畜似乎也是小心翼翼地生活在那片土地上，害怕弄出太大的动静来。而每个人、每种动物与事物的一举一动，都掩盖不住村庄的静寂，就连生势泛滥的草，都轻手轻脚地，“草的生长不会惊噪人，除非刮风。草籽落地时顶多吵醒一只昆虫最后的秋梦，或者碰伤一只蚂蚁的细长后腿。”

炊烟，是村庄种在家里的根。当一缕缕炊烟从高矮不一的烟囱袅袅升起，那些与收获相关的食物香味从各家各户飘溢而出，间或伴着长辈大声唤着孩童归家的回音，烟囱下的人家才变得生机盎然起来。尽管都梦想着远离村庄到城市安家落户，但又有太多的人眷恋着村庄的袅袅炊烟。毕竟，家并不仅仅是房子的同义词，毕竟，“不知道住多少年才能把一个新地方认成家，认定一个地方时或许人已经老了，或许到老也无法把一个新地方真正变成家。一个人心中的家，并不仅仅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，而是长年累月在这间房子里度过的生活。”所有离家外出打拼的人都明白，家不是钢筋水泥，家是由家人用心共同努力打磨而成的温暖所在。

刘亮程的笔触犹如村庄里一双通透的眸子，带着我们看天穹看大地，看树看花看草，看牛看羊看猪，看无边无际的麦田，听马打着响鼻，追着童年的、少年的身影，体验着中年的笃定……时光渐渐游走，身边的一切都在变换，而自己经由生活的轨道，脱胎换骨，早已不再是曾经的那个自己！

记忆里村庄留下太多无法忘怀的痕迹。居住在村庄里的每个人、每次行为，都曾经改变过村庄里的一些事物，而人们，也被村庄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生观与价值观。不知不觉中人们会发现，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似乎正在变成一个村庄的影子，在日出日落的霞光中，在炊烟袅袅的风尘里，人们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味道，又不自觉地将这种味道传送到自己后代的身上。

《一个人的村庄》里，那些熟悉的邻居迎面过来打着招呼，那些悠闲的牲畜在牲口栏里吃着草，那些从村口吹过的一阵阵风，扑过巷道，打着墙根，正毫不顾忌地推开农家大门。村庄的点点滴滴，如同一条巨大的脉络谙熟于心，村庄不再是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，而是从村庄里走出去的所有人的家园和一辈子回眸眷恋的故地！其实，这样的村庄，并没有成为过往，它依旧是我们关注的现在。

《一个人的村庄》
刘亮程 著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今月捎来古时风

□ 张松枝

陈爱松，笔名村姑，她的新书《村姑夜话》适合在夜晚读。今月古月，同一片清辉。《晋朝的月亮》在开篇亮起来了，仿佛村姑就坐在我的对面，侃侃夜谈。我凝神听，听她讲《女子的天空》《老且优雅着》，听她讲《叮当打铁声》里弹奏出的别样《广陵散》曲。《把心放在低处》见贤思齐，我当以《倾听的姿态》从多闻中增智。我有些像凌霄花攀高的嫌疑，不过我还是很享受这样的《两个人的沙龙》。

魏晋风在《村姑夜话》里刮得很强劲，这都源于村姑不厌其烦阅读《世说新语》的结果。鲁迅先生称《世说新语》是“一部名士的教科书”，它所描写的仕途和处世之说，不仅仅适合名士，对大众提高素质也是一把金钥匙。

《村姑夜话》分八个章节，九十四篇短文，从自我到社会，以今人念古人，又用古人套今人，借魏晋之风用小事晕染大画，哲理深透，画面立体，语言简练而有韵味。人物，景致，在村姑的笔下都超然脱俗，既有佛之莲花的清丽，又有道家的自然而然，有形象的比喻，有透彻的领悟，乃至触类旁通的外延升华，读来眼界大开，思维扩展，仿佛自己就在魏晋时期的洛阳城里穿梭。

人需要一颗宁静的心，才能拥有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”的胸怀，哪怕是居于草堂或是村庙，照样可以欣赏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”的辽阔。村姑是一位德才兼备的老师，从乡村走出去读书，又复回乡村来教书，在为人师表的年月里，她依然爱读书，因为唯有读书才能配得上那天地间的空灵。

《村姑夜话》是把九十四颗珍珠穿起来的项链，每一颗都熠熠生辉，耀人眼目。细读《村姑夜话》，不管是写个人还是论名士，抑或是壮家国，每一篇文字都显现着清峻通脱的魏晋之风。作者的心四面都是窗，能见山峦之四季变幻，能见涧松之坚韧姿态，能见日月升起的壮丽，能见西山沉去的暮霭。

人生有很多美好，也有很多遇见，但很多美好都在争名夺利中错过，很多遇见都在不屑一顾中消失。当我们回首时光，就会感慨鬓角染霜，叹息颜容沧桑，不知不觉中却还在浪费眼前的光阴。那么，月亮当空，晚来幽静的时候，何不试着读一本书，也许能解开心中旷日持久的郁结！

《村姑夜话》
陈爱松 著
团结出版社

拍手为歌

□ 邓勤

来自黑龙江的姜淑梅是个奇人。她大半辈子都是文盲，直到花甲之年才开始识字。识字多了，姜淑梅不满足于做个读者，而是拿起笔开始记录曾经的生活，已出版《乱时候，穷时候》等作品。对于往事，姜淑梅有一种超脱的态度。譬如她在《洗衣裳》中写道，“俺十来岁自己洗衣裳，天暖和的时候去坑边。坑边有石头，把衣裳放水里泡泡，捞出来放石头上用棒槌捶。那时候都没钱买肥皂，捶捶，揉揉，啥时候再揉是清水了，就干净了。在坑边洗衣裳快，坑大，水清，不用换水。”仅仅百字左右，姜淑梅就给我们呈现出一幅农家少女的坑边洗衣图。

这样的文字干净利落，宛如老人在身边拉家常，跟我们平常所见的那些精雕细琢的文字完全不一样。姜淑梅不仅喜欢用文字记录往事，还在八十高龄时学画画，其画作跟文字类似，充满了朴拙天真的气息，让人耳目一新。譬如她在《洗衣裳》的同名画作中，就把画面分成了三部分：中间是大水坑，里面有十来只各具形态的鸭子，还有八个人在游泳；画面下方是三个女人在洗衣服，有揉搓的，有捶衣的，有涮洗的，动作神态均不相同；画面上方是天空，有桃树，还有燕子。这样的画作配上文字，完全就是一幅清新晓畅的农民画。

除了写作、画画，姜淑梅还喜欢收集鲁西南地区的民谣，她称之为“上货”，每次遇上同龄人，姜淑梅都要缠着别人给她提供“新货”，然后一笔一画地记下来。这些民谣即当地人口中的“小唱”，曾经是乡间孩子们玩耍、情人们表情达意的一种方式，是农人在天地与四季间随口吟唱的歌谣，如今已慢慢被遗忘。姜淑梅不自知地像三千年前的采诗官一样，去民间搜集诗歌，这些搜集来的“小唱”也有如《诗经》，有言志的传统、比兴的手法，尤其是“情歌杂唱”部分，有很浓的文学色彩。

《拍手为歌》是姜淑梅收集整理的一部鲁西南老民谣集，也是她的第一本画集。这一百余首“小唱”和五十余幅手绘画，承载了消逝的童年游戏与乡间生活，留下一幅百年间逐渐远去的乡村图景。在《拍手为歌》的后半部分，收录了姜淑梅最新创作的《一辈子没吃过一顿饱饭》等四十七篇民间故事。一如她往常的写作风格，这些故事的笔墨仍然简洁、冷静，却饱含直击人心的力量。《拍手为歌》里的老民谣和老故事都是生活在民间的人讲的故事，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民间文学。

那时候，鲁西南的孩子、女人和男人都喜欢说小唱，姜淑梅从小就喜欢这种韵律和节奏感都很强的小唱，大家在一起玩时也经常说小唱。这本书里的小唱，有一半都是姜淑梅当初会说的，如今会说小唱的人越来越少，姜淑梅觉得自己有责任将这些小唱收集起来，让后代有所了解，从而知道他们的先辈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和歌唱的。譬如在《杀哪个》这则民谣中，就用故事化的形式讲述了家里来客人后，主人家不知道杀哪个禽畜待客的场景。通过家禽家畜的自我辩护，我们知道了这些动物的贡献，可以让孩子学会如何与这些动物和睦相处。

《拍手为歌》
姜淑梅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破茧成蝶，斑斓人生

□ 李晋

小说《洛丽塔》让弗拉基米尔·纳博科夫声名鹊起。这位有着独特创作观的俄裔美国作家，同样在蝴蝶研究方面成绩斐然，他的人生也如蝴蝶一般，经历了破茧成蝶的蜕变，充满着光辉的色彩。新西兰作家布赖恩·博伊德所著的《纳博科夫传》是一部优秀的人物传奇，自1990年面世后，一版再版，甚至连博伊德也自信地说，它三十年没有被取代。

《纳博科夫传》分上下两册，博伊德从纳博科夫贵族世家背景写起，因为博伊德深知，家族因素对一个人的思想、走向及志趣，必然会产生巨大影响。纳博科夫的父亲是俄国立宪民主党领导者、法学家，喜欢作家狄更斯的作品，也喜欢收藏蝴蝶标本，可以说没有父亲的这两样爱好，纳博科夫也许是另外的人生。

“成年所有的标志都可以透过童年的蛹看出来的”，博伊德深信的这句话实则点明了纳博科夫的人生轨迹。纳博科夫的童年是相当完美的，可以享受锦衣玉食，可以远去西欧沿海度假，可以享受外籍家庭教师的教导。然而，美好终是昙花一现，1917年二月革命后，他们一家逃至克里米亚，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，他不忘采集蝴蝶，成为蝴蝶研究专家是他最初的志向。博伊德冷静详尽地叙述了纳博科夫的这种爱好，这些文字其实是有效的铺垫，对蝴蝶的精微观察造就了纳博科夫日后在小说创作上的丰收，扇动着斑斓翅膀的蝴蝶，是他感触生命图景的力量源泉。

纳博科夫推测蓝灰蝶起源亚洲，穿越白令海峡，一路向南到达智利。他的假设被当时科学界认为是异想天开，2011年，哈佛大学研究者利用计算机模型分析，证实了纳博科夫的假说完全正确。这种合理大胆的想象在纳博科夫的小说里也能找得到，在《洛丽塔》中，纳博科夫用新奇迷幻情节所构建的世界，真实得几近残忍，然而这却是让人可以置身其中的生活。

纳博科夫对待生活的热情，是他能够取得成就的重要推力。在博伊德的叙述里，我们认识了做翻译、做老师、做临时演员的博纳科夫，在经济窘迫之下，他所从事的这些职业为他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。1922年他的父亲在柏林被右翼分子误杀更给他触动，他在日记中写下“是的，我的幸福流走了”，人性之善，亲情之痛，让父亲的死亡场景反复在他的作品里出现，这是一种无声的纪念。

博伊德说，纳博科夫始终是个孤独的人，他拒绝时代的趣味来影响他的写作风格，对应这种特立独行、自信不疑性格的是他思想上的无拘无束，他在岁月的墙壁上自由涂抹，在花甲之年后才逐渐亮出了真彩，至今也没有褪色。

《纳博科夫传》
[新西兰] 布赖恩·博伊德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■ 新书导读

《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》
人民文学出版社 等

这套丛书收录了从1949年至今，描写我国人民生活图景、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、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70部原创长篇小说精品力作。

《悠长假日》
[印] 阿米特·乔杜里 著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这是发生在印度的故事，但这里有全世界人类共通的记忆。如《机器猫》中的三两好友和过不完的夏日午后，如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和种满椰子树的百草园。亦如你我时时追忆的童年。

《微表情密码》
[波兰] 卡西亚·韦佐夫斯基 等著
四川文艺出版社

本书解读了近200个微表情，从面部到肢体，帮助读者全面洞察他人心理，破解对方的内心世界，将工作、生活中复杂的问题简单化。同时也可以全面修正自己的微表情，展现积极、自信的个人魅力。

■ 速读

中世纪中国的命运与气候的关系

□ 刘健 整理

黄河是中国第二长河。它发源于戈壁沙漠南边的昆仑山脉，流经一些深邃的峡谷，穿过鄂尔多斯沙漠，然后进入一个从辽阔平原开凿出来的庞大汇水盆地。由于不规律的季风雨和严重大旱，7000多年来，86.5万平方公里的黄河流域一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。在此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全球气候变化的力量，决定了中世纪中国社会的命运。

看季风脸色的北方农民

在中国北方，季风和推动季风的诸多力量，左右了中世纪温暖期几百年间的气候。文献记录加上替代性记录，拟出中国华东的冬季气温曲线，显示公元950年至1300年间的气温高于长期平均值。中世纪温暖期在此时确实存在，但在这400年间，一如此前和此后，影响东亚气候的最大因素，乃是太平洋暖池所孕育的季风。

东亚季风与南方涛动、厄尔尼诺、反厄尔尼诺现象关系密切。早自公元1870年起，中国北方气象站的观测结果，就已证明厄尔尼诺活动和大面积干旱有关。东亚季风来到长江中下游就停住。六七月间，该地区降下大雨，中国北方却形成严重干旱。当南方涛动摆动，气温较低而干燥的反厄尔尼诺现象笼罩太平洋，亚热带高压不再阻挡季风北移，中国北方夏季降雨，中国南方夏季则往往有广大地区发生水灾，同时又出现干燥天气。季风造成殊若天壤的气候变化，因而约从公元前1000年起（商朝晚期），有长达3000余年，实质上南北差异很大。在中国南方，长江流域的繁荣富庶令人吃惊；在中国北方，贫困不堪而仅足温饱的农民，则与难以捉摸的降雨搏斗。

中国人口有45%住在长江以北各省，那些地区的年降雨量因年而异，差距可能多达30%。黄河流域年降雨量500毫米，其中70%下在5至9月的炎热夏季。冬季严寒、干燥、雪花纷飞，使中国北方农民的处境更为艰难。数千年来，中国北方农民都是在6月收割小麦，9月收割谷子与高粱。如果捉摸不定的春雨没下，小麦就歉收；夏季季风雨若没来，整年都没有收成。关键月份是6月，而6月降雨不足的概率很高。降雨不定和气候极端，使黄河流域即使在好年，对耕种谷类作物的农民来说也不敢大意。

饥荒导致盛唐衰落

公元850年，在唐朝皇廷内，一身华丽的蒙古可汗，带领长长一队北方游牧民，骑马走在通往皇宫的夯土路上，几名神情严肃的唐朝官员陪伴在可汗身旁。他们按照礼仪跪见皇帝，以示自己顺服于天朝上国。谒见很快就结束。蒙古来使接下来三到五天获准与唐朝商人做买卖。唐朝中国皇帝，树立了昌明吏治、承平社会的典范，吸引外邦人前来“归化”。

根据湖泊沉积物样本和冰芯的记录，公元9世纪时不规律的干燥期笼罩东亚，当时中国正值唐朝。这个绵延将近300年的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时期。唐朝立都长安，建立帝国，通过陆路与海路和印度、东南亚维持贸易。横跨欧亚的丝路，交通非常热络。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大城市之一，有数千名外国人居住其中。克什米尔、尼泊尔、越南、日本、韩国向唐朝称臣纳贡，欧洲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则尊称唐朝皇帝为天可汗。唐朝皇帝主政近300年间，对宗教抱持宽容政策，在这期间，佛教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。同时印刷术问世，文学、艺术灿烂辉煌。

公元907年，唐朝灭亡。

但导致唐朝崩溃的因素之一，可能是寒冷、干燥气候和较少的夏季降雨。如果拿后来的历史做参考，会发现，作物歉收和饥荒助长了社会动乱和叛乱。

公元900年后，中国处于五代十国时期。野心家一个接一个崛起掌权，旋即又被推翻，朝代更替之快，叫人目不暇接。以当时群雄割据的局面，政局再怎么样好，大概都谈不上稳定。但如果气候学上的序列可信，当时的中国北方还苦于异常干燥的气候和久久未退的严重干旱。作物歉收和随之而来的饥荒，想必使定居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间已然不稳的边界更趋险峻。

唐朝从未拥有边界明确的北疆，只有分散各处的要塞、屯田区及一些筑有防御工事的边疆县份。数百年间，边界在某种程度上，只是区隔定居农民和游牧民组成的生态分界。但边疆地区也是个多元地区，农民与游牧民和平共处，各自保有文化与种族的特色。唐朝衰微时，农民与游牧民仍可自由进出边疆地区，只是掌控者换成了军事领袖。

气温较高那几百年间的干旱，这些干旱不是连续不断，而是周期性降临，也许会为北方边疆所在的黄河流域，带来危险的震撼效应。漫长干旱期之后，一旦继之以突然的多雨年，洪水大概会淹没干旱的农田和失修的灌溉设施。

中世纪温暖期那几百年间，这个降雨变动极大的地区，气候极不稳定，甚至可能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不稳定。旱涝的诡谲多变，想必影响了政治及战争领域，因为不管统治者是谁、交战军队谁胜谁负，农民和游牧民都过着靠天吃饭的生活，都受气候所摆布。

北方契丹的兴起

中世纪气候的变动剧烈，也影响了定居民族和欧亚大草原东部游牧民族间复杂的关系。这些部落民族中，势力最强的是契丹，他们是游牧民族和骑马民族，在大草原上生活已有悠久历史。一如其他游牧民族，他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大草原的降雨多寡，以及沙漠的消长变动。干旱期时，他们南侵水源较充足、定居生活较常见的地区。公元840年后，随着唐朝势力于较干燥期时衰弱，契丹人击败邻近部落，接着将注意力转向南方的强大国家。起先契丹人只是短暂入侵定居文明区，大肆洗劫一番即撤兵北返。大草原上的干旱，对这些南侵行动有多大的推波助澜作用，不得而知，但根据几百年来的游牧民族历史研判，历来重大的入侵行动，有许多明显是发生于牧草不足的干旱年。

唐朝势力的瓦解和边疆地带军阀彼此对抗加剧，给了契丹人建立统一政权的机会。公元906年至907年，契丹族耶律阿保机登基为大汗，随后契丹人开始四处征讨，不到20年就征服了蒙古和满洲的诸游牧部族。

契丹王国是个很有组织的王国，设置州县供来自边界地区的汉人居住，国内有多种产业和定居农耕区，采取并行组织以包容汉人和游牧民的生活方式。随着农民、牧人越来越互相依赖，游牧生活方式开始改变，而在气候变幻莫测的时期，农牧互赖无疑是管用的生存保障。

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26年去世，947年契丹人改国号为辽。1115年，女真族完颜阿骨打即帝位，建立金朝。公元1125年辽王朝为金人所灭。中原华北西部，则有李元昊在公元1038年建立西夏。中国北方陷入交相征伐的动乱时期。但在这些政治、军事活动与纷然继起的统治者背后，都隐藏着一个严酷的经济现实，即定居社会的农业，收成只够自身食用。根据金朝文献，金国每年生产谷子和米约9000万石（1石约合59.4公斤），其中1/10充当土地税缴交官府。人平均谷物消耗量一年约6石，因此降雨充足的年份，谷物收成刚好只够喂饱全国人口。但年收成只能满足消费，没有剩余，就没有存粮以备干旱之需。

即使在雨水丰沛年，农业生产都未必高枕无忧，因此中世纪温暖期的干旱期，想必严重冲击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情势。当时的史料未对干旱等天灾多加着墨，其实不足为奇，因为在当时封建统治者眼中，广大农民是不识字、默默无闻的小卒，他们的心声不值一顾。

作者以专业的角度为我们观察历史提供了更科学的视角。在这本书中，作者用十足的证据表明，气候的确对世界造成了根本性的改变，这种改变是必然的，在气候这一因素面前，造就历史的未必是英雄，更可能是气候书写了历史，扭转了乾坤。

《气候改变世界》
[美] 布莱恩·费根 著
天地出版社